

在橘黃色的

燈光下

高云
高挺之 著



作者简介

高云，诗人、评论家。1932年12月生于金县华家乡高家炉。50年代初开始发表诗歌、小说、散文与评论。在《人民日报》《萌芽》等报刊发表过较有影响的诗作。《诗刊》曾多次作过评论。出过诗集《满天飞霞》(与人合集)。小说《风平浪静》曾收入上海的《萌芽丛书》之中。近几年，在《长江文艺》、《文学报》等20几家报刊，发表近20万字的评论文章。不时还有诗歌、小说、散文发表。出过报告文学集《腾飞吧，七星》(与人合作)。诗曾被收入7个选本，小说曾被收入3个选本。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大连作家协会理事、《海燕》月刊编辑。

高振之，系高云次子。1962年8月生。大学本科中文系毕业。曾在大连市内一家重点中学任专职团委副书记，后在一家著名的工厂从事管理工作。从学生时代开始发表文章。曾在《辽宁日报》、《大连日报》、《海燕》等省市报刊发表过评论、史论、散文、小说和诗等。现为大连市作家协会会员，《大连日报》记者、文艺部编辑。

序

邓荫柯

高云是一位老诗人老编辑，五十年代就成了名。如今仍葆有旺盛的创作的青春活力。他是我的一位诚挚谦逊的朋友和兄长，他在大连，我在省城。相见的机会并不很多。虽然是淡淡的君子之交，可是总是相互惦念着。几年前，他把自己的诗稿交给我，希望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也曾两次排上计划，可是一直没有如愿，我总觉得对不起他，心中很不安，他却从不催问，不抱怨。如今，他和公子挺之的文学评论作品结集出版，我不由得感到欣慰和温暖。按说，给文学评论集写序应当由名人担当，我只是写了些作品，好象不大够资格，然而转念一想，我也很庆幸有这样一个向他表示歉意、表示祝贺的机会。

高云原来是《海燕》的诗歌编辑，《海燕》改为中短篇小说月刊之后，他把精力更多地转到小说编辑和评论上。收在这本集子的文章，大部分是小说评论，诗歌评论反居次要地位。

• • •

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和创作重心，是一种自讨苦吃的锻炼，也是一种以事业为重的牺牲精神，一种甘为前驱、遵命前行的真诚洒脱的情怀。作为文学评论家的高云和作为诗人的高云一样，渐渐被读者熟悉，他本人也成为一位评论小说的行家里手。

高云的评论文章，一如他的为人，写得朴素平实，亲切自然。无论是对全国获奖的名家，还是初登文坛的新秀，无论是谈小说，还是论诗歌，他都以一种热情、宽厚的态度予以赞美，又以一种认真的、公允的尺度给以恰切的评价。在当今文学评论的观念、方法甚至词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高云的评论文章并不急着紧跟潮流，学赶时髦，而是发挥自己从五十年代起就写诗、写小说，至今仍未间断的创作上的优势，面向为数众多的文学青年，引导他们阅读、鉴赏、创作。你也许从高云的文章里找不到多少新的观念、新的想法和时兴的词语，但你又不能不承认他对作品的评价和分析大都是准确明晰、合情合理的，从他这种娓娓而谈、如促膝倾谈般的文风中，也许能体会出他那种文静安详、不逐流俗的气度来。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诗人、评论家的高云对青年作家、业余作者们那份发自内心的热情。大连市的作者或在《海燕》上发表作品的作者成了他眷顾的主要对象。如今，评论家往往对知名作家关注有余，对无名或不大有名作家照顾不足，系高云这样做了这样多为无名作家、青年新秀披吹呐喊，为繁荣地方文学创作如此不遗余力的，真是难能可贵。这些文章，因所评作品不是国家级、甚至省级的名篇，所以往往是要叙述一下情节，或夹叙夹议，手法是老手法，但对没读过原作的读者来

说，却十分必要。高云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篇章结构、语言风格都要照顾到，总是写得细腻委婉、清晰生动。得在何方，失于何处，论得明明白白，回顾来路，展望前途又论得情真意切，让人信服。在高云的评论文章里，凝聚着他由长期创作和编辑实践得来的感悟体验、经验教训，也显示出他在理论素养、文学知识、鉴赏水平方面的功力，更重要的是流露出他对成长中的年轻作家的那份友情和关切。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种发现人才的欢喜，品评他们成就的欣慰，鼓励一臂之力的诚笃，不客气地指出缺点的坦率

.....

高挺之这个年轻人的文学评论作品和乃父既有相类似、相承袭的一面，又有迥然不同的个人的特色和追求。于诚挚朴实之外，又多了一派倜傥洒脱，一种锋芒和朝气。他能从更新的角度、以更新的观念观察和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又注意到实事求是、尊重读者，文章有个性，有光彩而又不偏颇不炫耀。作为评论文章的语言，他也力求写得更漂亮、更有新鲜感。从文章的厚重感而言，有时稍逊于乃父，从文章的才情和锐气来说，好象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高云兄宝刀不老，挺之贤契初试锋芒。人云“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相信在文学评论领域，高家父子定会取得更辉煌的战果。

1990.1.29

目 录

序 邓荫柯

第一辑 全国获奖者作品小议

面临着光辉的前景	(3)
豪气压倒俗气的赞歌	(6)
向生活的深海游去	(14)
时代需要这种腾跃精神	(16)
真实可信，栩栩如生	(19)
历史的画卷在诙谐中伸展	(23)
丰富多采 真实动人	(29)
牡丹、月季各散馨香	(33)
似曾相识的几个人物	(39)
黄色的晚霞给人以沉思	(43)
一颗渴望理解的心灵在呼喊	(45)
永远去寻找那明亮的星座	(52)
意蕴深远余音不绝	(57)
走出心灵的误区	(59)
丑的消褪，美的萌生	(62)

第二辑 青年作家作品剖析

注意性格与处境的对比	(69)
音容笑貌跃然纸上	(74)
被割下的生活的一角	(79)
这群“浑小子”、“野姑娘”们	(82)
一朵潮头的浪花	(86)
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91)
世俗之风不可随	(96)
朦胧少年事，明晰社会情	(101)
时光流逝情尚在	(106)
赞美你，时代的“墨菊”	(111)
耐人回味，发人深思	(115)
一篇充满生活意蕴的小说	(120)
观察入微 表现生动	(125)
谈《今天选队长》的人物塑造	(129)
感情真挚 题旨透彻	(134)
表现改革中的人物	(138)
宁在直中取 不向曲中求	(140)
一群栩栩如生的青年人	(144)
探索的结晶 沉思的花朵	(149)
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	(152)
丰富复杂的感情 血肉丰满的形象	(155)

第三辑 文坛杂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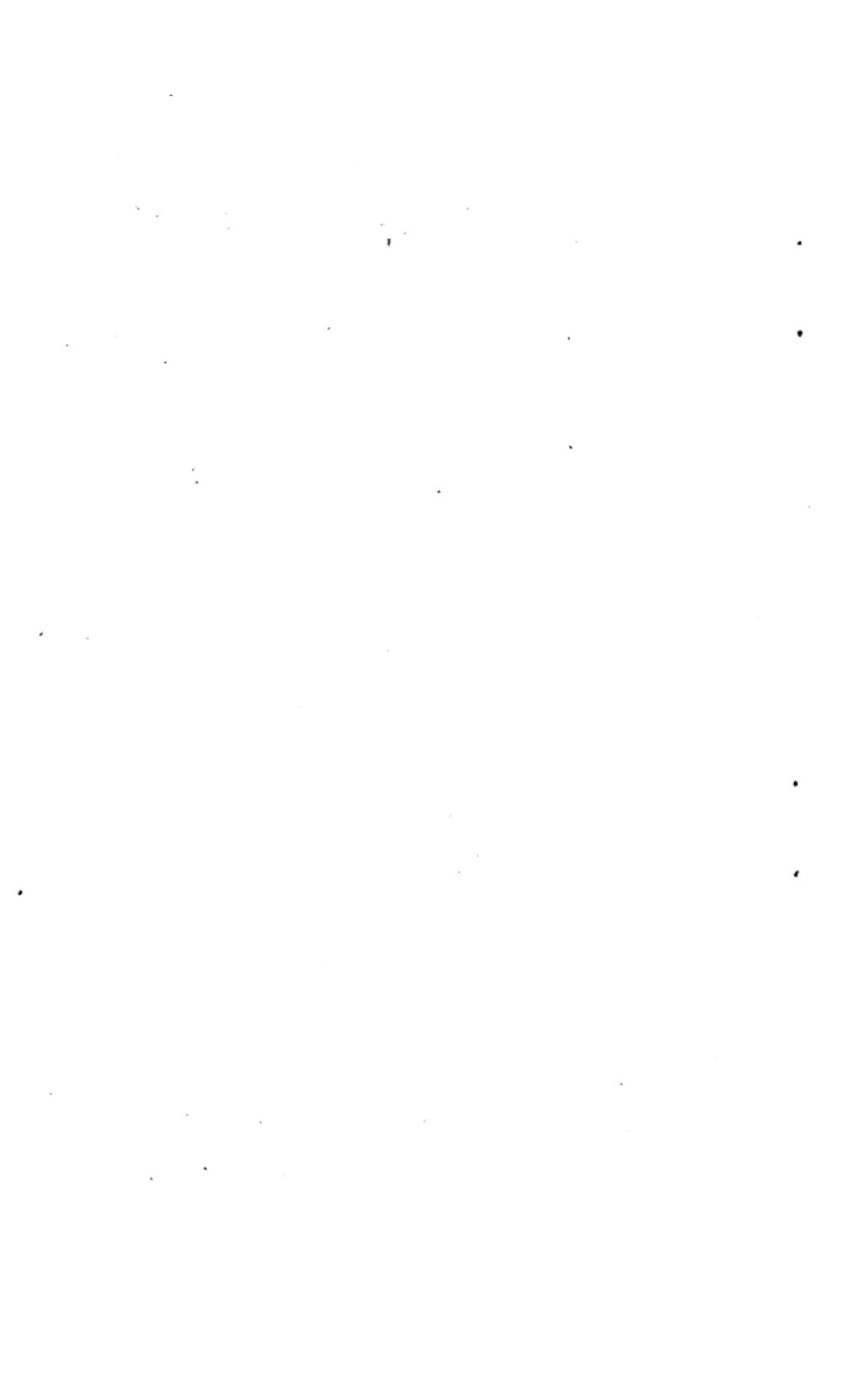
试论作家邵默夏的创作	(163)
“争鸣栏”小说《泥径》讨论稿述评	(176)
生活中,应当充满有意的温暖	(180)
不懂、不通及其他	(185)
美,就是性格与表现	(187)
真实的历史传奇的画卷	(189)
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	(191)
先有主题,还是先有故事	(196)
开掘要深	(200)
脉络清晰 真实自然	(205)
校园里的小树是该笔直成长	(208)
题旨还应深刻 技法还算新颖	(211)
变通似魔法 结局花样新	(213)
沃土·摇篮·春雨	(215)
《沙坟》阅读札记	(221)
回味艰难的往昔 面向美好的未来	(225)

第四辑 诗苑撷英

透视心灵的窗口	(231)
谈于宪东的两首小诗	(233)
诗坛,冉冉升起一颗新星	(236)
他的诗,有交响乐般的轰鸣效应	(243)
在裂变中,梳理诗的羽毛	(246)
山乡的溪水见底清	(250)
血溅沙滩是昔日,花开遍地看今天	(253)

多样的形式 多姿的鲜花	(256)
诗有情致方动人	(266)
评《家、妻和女儿》	(269)
诗，还是应该写得精炼些	(271)
画龙不一定要“点睛”	(273)
浅谈诗的跳跃	(276)
千锤锻锣 一锤定音	(280)
要注意转换角度	(282)
真实，是诗歌的生命	(284)
我说此诗不朦胧	(288)
诗忌随人后	(293)
谈谈《雪天行车》中的通感	(295)
他的诗，充满生活的哲理	(297)
谈诗说评再言序(代跋)	(301)

全国获奖者作品小议



面临着光辉的前景

——读邓刚新作《沉重的签字》

邓刚新作《沉重的签字》(载《鸭绿江》1985年10月号,转载于《小说选刊》1986年1月号)有自己的发现,有自己的思索。作品把着眼点放在现实生活的另一个侧面——一个面临倒闭的红旗机械厂阮厂长的身上,并集中了笔墨写他的烦躁,写他的苦闷,写他的迷茫,写他在工厂倒闭过程的回顾和思索。

就阮厂长的道德品质来说,是无可挑剔的。他“三十年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贪污、不腐化,为了工作,他是位“六亲不认”的“黑脸包公”,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直到领导机关宣布这个厂倒闭,他对这个厂的一切一切,仍然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当上级决定先把他调走时,他含着泪对上级说:“我不能扔下工人们”先走了。我“要处理好最后一件事”再走。用工人的话说,他确实是“有良心”的。整天到晚“跑劳动局”,“跑轻工局”,千方百计为手下人马“找着落”。尽管李振兴指着鼻子骂他,“他也要对他关心到底”。对这样

一位踏踏实实地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作品没有对他进行单纯的褒贬，而是褒中有贬、贬中有褒。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位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人物，今后向四化进军的指挥工作，无论如何他是无力胜任的，不是他不行，而是自然法则不饶人，是学识智能不迁就，他是应该为历史的后来者让位了。

阮厂长这个人物，所以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认识价值，不只为我所及。他同时还使读者意识到，我们的不少干部，这些年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工作惯了。适应的是“红旗飘扬，捷报频传”，感兴趣的是“抓革命，促生产”，成天喊的是“苦干实干加巧干”。所有这些和日益发展着的时代进程对比，管理智能显得多么老化，管理知识显得多么贫乏。我们的不少同志，对市场信息、产品更新、人才使用、科学管理，是多么缺乏敏感和适应能力！我们从阮厂长对较有才能的工人李振兴的使用可以看出，他是发挥其长不足，限制其才有余。在阮厂长眼里，只要出工，不出力不要紧；只要听话，效益低无所谓，一句话，只要不和领导顶撞，就是好工人。老管头“常常弄得满头大汗”，就是“不出活”，但他既可当车工班长，也可当电工、钳工、铆工的班长。勿怪乎他们厂的产品，“样式不新，质量不精，工期不准”。工厂在这样领导的手里，经济效益怎么能搞上去呢？在买方市场的气氛笼罩着市场的今天，不倒闭才怪哩！

《沉重的签字》中的社会积淀和生活意蕴，是丰厚的、扎实的。它对阮厂长式人物前些年领导下的工作，简直是做了一个扼要的回顾或总结。只要是长期生活在工厂里的人，都会

觉得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经遇，似曾相识，十分面熟。它不仅非常真实，而且必然要唤起我们的思索和回味。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的合金，它是否有积极意义，不仅取决它所反映的客观事实，而更主要的是取决于描写者的主观态度，取决于作家熔铸进作品客观内容的思想感情。《沉重的签字》就是如此。它虽然写的是工厂倒闭的前景，写的是原厂领导人的烦躁、苦闷和迷茫心理，但我们透过作品的氛围，却隐隐约约地感到，在即将倒闭的工厂厂址上，推土机似乎已经隆隆开来，现代化的大饭店、大商店，似乎已开始筹建，因而小说的情绪不给人以凄凉、悲怆的感觉，反而觉得：振兴，在倒闭中孕育，在萧条中萌生，这烦躁、迷茫是充满生机的新胎，它面临的，将是光辉的前景。

豪气压倒俗气的赞歌

——评邓刚的中篇小说《当我拉起闸杆……》

伟大的诗人歌德曾经说过：“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元方面的内在联系的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这种丰富的统一整体，这种单一的杂多。”作家邓刚同志的中篇小说《当我拉起闸杆……》（载《长城》丛刊1984年第3期），在塑造人物上，就摒弃了那种单一化的方法，使读者觉得他的人物具有多层次的立体感，象现实生活里的人那样丰富，那样复杂，那样充满着活力！

众所周知，邓刚是以写波涛起伏的大海和雄伟壮阔的大工业著称的。而这部中篇小说，却仅以工业为背景，自始至终以爱情为主线，对他的主人公进行了活灵活现，细致入微的描绘。作品向读者展示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开阔的、深刻的。这部小说的段落和层次之间衔接得当，脉络清晰显豁，它虽然是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情节的发展顺序写的，但是读起来却不显得平铺直叙，会使你觉得材料虽多而不杂，篇幅虽长而不乱。我们读这个中篇时，仿佛作家在与你促膝对

坐，娓娓倾谈，以亲切的口吻，真挚的感情，向你介绍他的一段亲身经历，诉述着他内心的感受似的，有时会使你讪笑，有时会使你唏嘘，有时也使你赞叹不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在你的心灵深处，站起一个可敬可爱的英俊的青年——“我”——运渣工的形象。小说创作，向来都贵在注意从单纯、澄澈的艺术表现中，显示出生活本身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个中篇就是如此，它较之有些单纯追求情节，不注意思想和心理活动的作品，确实是高出一筹。

从日常生活中选取不易引起人们注意的题材，从中开掘和提炼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主题，这对每个作者来说，是都需要匠心和慧眼的。不必讳言，在我国由于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使神圣的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在人们的印象中，有的就显得高雅，有的就变得“卑贱”，这是不公平的。正因如此，在某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青年工人中，才会出现寻求配偶比较难的社会课题（如煤矿工人等）。可以预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管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差距都在逐步缩小，以至消灭。而目前还不行。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可以见到并不可轻易改变的生活实体。

按一般情况我们很难想象，由于长年的沉重的体力劳动，可能要使腰肢佝偻、手脚变形，浑身都是垃圾味的运渣工，会和身穿白大衣，整天和烧杯试管、玻璃器皿打交道，而且是全厂公认的最漂亮的姑娘相爱。作家邓刚，还真能给自己出个难题，凭着他对青年心理的熟悉，凭着他对青年感情的理解，竟真让他们相爱了，而且爱的是那样热烈、真挚和深沉。他们都在毫不怀疑地期待着、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邓刚本人，多年